

# 好莱坞的隔壁是维也纳

古典音乐与当代电影相映生辉

◆ 石俊

好莱坞的隔壁是维也纳,当然指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形容的是电影里经常引用古典音乐这一现象,以至于目前每年在世界古典之都维也纳都要举办一场名为《好莱坞在维也纳》的音乐盛会,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古典音乐音符与当代电影一起焕发光彩。

大导演科波拉在反映越战的经典影片《现代启示录》中,用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第三幕的间奏曲,配以美军直升机轰炸游击队乡村驻地的场景,略知这段音乐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看似令人昂扬亢奋的旋律,给这个段落带来的反讽效果与寓意。在二十世纪最为大胆与前卫的导演库布里克的作品中,更是采用了各式风格的古典音乐,从早期《光荣之路》里的《艺术家的生涯》、《2001:环游太空》中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到绝唱《大开眼界》中用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中的第二圆舞曲。

在中国大陆,虽然近年来电影在数量与质量上有较大的提升,但在配乐上运用古典乐的似乎很少。抛开音乐题材,尤其是反映音乐家的作品,给我们较深印象的,也就是姜文与宁浩等少数导演在部分作品中加入古典音乐的成分,其他导演则基本依赖流行音乐与作曲家的原创。

应该说如何创作是艺术家的自由,每个导演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积淀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音乐都是合理的,但古典音乐的缺失,却是值得思索与寻回的。

首先是传统美育的缺失,从三四十年前文化的浩劫,到近年的唯升学的教学模式,从创作者到观众都缺少古典音乐与艺术的体



图 TP

验,也就无从谈及创作中的情感投射。其次,导演在创作中对音乐的作用基本认为是“配乐”与“插曲”,其实电影与戏剧应该是综合的艺术,导演应该是演出形式与意义的体现者。而当下重画面轻音效、叙事“直露浅”,是相当一部分导演的通病。作为一名导演,不管你偏向商业还是艺术,只要你心存高远,期待有更多更深层的表达与理解,那么古典音乐的学习与应用是一门必修课。

古典音乐是共鸣的集结号。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艺术语言,古典音乐

更是通达古今。在《廊桥遗梦》中收音机放出的是女高音拉卡斯演唱的贝尔尼尼的歌剧咏叹《圣洁的女神》。《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不顾一切在监狱喇叭里放出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女声咏叹《晚风轻拂树林》,点燃起犯人对自由阳光的向往。

古典音乐也是历史的携带者与象征者。

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前,几位提琴

手在甲板上演奏的最后一曲《与主更亲近》,是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麦根莱生前最喜欢的乐曲,全国为他追悼时被选唱。此刻在千人将葬身海底前演奏,感人无比。《铁皮鼓》里小顽童敲打的圆舞曲的节奏,扰乱了二战时期德国全民行军的脚步。如果一个导演不懂得音乐与历史的关系,就会闹出笑话。沪上某青年导演在一部弘扬慈善精神的作品中,用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军乐被观众发现而痛失奖项。

古典音乐更是寓意的极佳代言人。

在库布里克反映主人公恶与暴力的《发条橙》里反用了《威廉·退尔》序曲,使这首反映英雄抗争的交响乐具有了谐趣的味道。后来刘镇伟导演在喜剧电影《东成西就》里有着同样的运用,应该是向大师的致敬。

随着互联网发展与影像的方便获得,影视的基本技法已经失去了技术壁垒。然而一些人在少年时代最多只是接受了简单的音乐教育,所以对于艺术的美,只有通识才能做到通感,只有厚积才能薄发。

艺术的发展有利于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的一些艺术家似乎一直在为资金而焦虑,为题材和创作手法的枯竭与雷同而烦恼,甚至为观众的差评而大吐苦水。其实不妨静下心来听听古典乐吧,里面有大师的声音,里面有灵感的源泉,至少还有平息或疏导焦虑的作用。维也纳就在好莱坞的隔壁,听完一首小夜曲再敲门也不急。

##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约刊登

## 让我们在剧场互动交流

——关于《黑鸟》的戏里戏外感想

◆ 王沐文



话剧《黑鸟》名声在外,版本众多,至今已在全球有了超过四十多个版本上演两千余场。近日这只“黑鸟”终于飞到了上海,即刻斩获火爆票房和极佳口碑。戏里戏外,台上台下,笔者觉得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内容和思考的空间。

《黑鸟》这个戏蛮特别的,特别在苏格兰剧作家大卫·哈罗刻意营造的一种无逻辑状态。剧中人碎片化的语言,顾左右而言他,随时打断他人的说话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别具戏剧张力。一开场人物在各自语境中的无法沟通,让它看起来简直就像个荒诞派作品,然而,当你被吸引着继续往下看时,就会发现那是再真实不过的生活对话,只是特别的人物关系设置让他们如此慌张。那潜藏的真实故事和强烈的人物冲突,如拼图般一点点显现,在破碎中两位剧中人拼凑出了15年前的故事。然而,

真相到底是什么?到最后似乎依旧无解,只留给观众一片唏嘘……40岁大叔和12岁萝莉的关系,到底是错失的真爱还是一场罪恶的谎言?

《黑鸟》剧本好,却难演。演员刚拿到剧本时大都惶恐,因为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剧本。最终,在法国导演克劳迪娅·斯达文斯凯的调教下,还是比较平稳地拿下了这个戏,演出时的剧场效果相当有感染力。老戏骨周野芒表演自如,对于雷这个人物分寸拿捏准确,多一分油滑就成了虐童的坏叔叔,少一分诚恳就失去了曾经爱过的感觉。于娜扮演者杨子奕的演出则绷得比较紧,笔者想象中的于娜,那个独自在创伤中不停撕裂伤口又自我舔舐15年的女人,应当更冷、更硬、更成熟,而如今的版本多了些女孩的感觉。

然而,上海版《黑鸟》的最大亮

点竟是在演出之后。戏结束后,周野芒兴致勃勃地与观众展开了交流,众人聊得轻松坦然,聊得意犹未尽。这是笔者第一回看到演员如此主动地和观众交流,也很少见到双方成功交流的。演员和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在共同经历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彼此都有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渴望,这种状态很好。笔者很高兴地看到,观众在剧场里更愿意去思考,而演员也更关注观众的反应,这对于我们剧场发展很重要。这里所说的关注,不是去迎合观众,而是与观众共鸣。这让我重新去思考剧场中的观演关系,这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却容易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戏剧最本质的、与电影、电视等媒体不同的,是现场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把戏剧中的元素一个个去掉,最后发现戏剧不能去掉的是演员与观众。“没有演员和观众之间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便不能存在。”戏剧是个场,演员与观众同时置身其中,一起共同完成一部作品的演出。在剧场中,每天的戏看似一样,实际却不同,因为观众不同,演员状态不同,演员之间对戏的感觉不同。马丁·艾斯林曾说过:“作者和演员不过是整个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观众和他们的反应。”所以说,戏剧创作者可以根据观众的反应不断打磨一出戏,这或许就是戏剧的魅力。

用《霸王别姬》去对比《道士下山》,对陈凯歌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相较于前者来说,后者可以说是一部用“禅和道”的外壳,包裹着奇幻、功夫、偷情、复仇的内核,以博取观众欢心的主流商业大片。如果以不太苛刻的眼光来看,《道士下山》还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 前半段精彩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判这部电影,那就是前半段漂亮,后半段累赘。整体来说,陈凯歌把世俗的部分都讲清楚了,而“禅和道”的部分则显得混沌。故事发生在军阀林立的民国初期,各种势力与江湖帮派混杂。小道士何安下被师傅赶下山,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乱世中的一场阴谋。他遇到了西医崔道宁、师傅周西宇,周旋于僧人、帮派之间,经历了一系列诡异奇幻的事件,却在危难中慢慢悟出了武术至理,从而人生也随之改变。电影的前一小时颇为精彩,故事有张有弛,点到为止。何安下和崔道宁的相识相知与挣扎动人心魄。

### 后半段显拙

令人惋惜的是影片的后半段,因为打戏过多反倒显拙。从客观来说,影片的打戏是继《一代宗师》之后的惊艳之作,周西宇和袁乾吾的那段月下决斗带点道教哲学的意

## 剥开「禅和道」外壳 露出「奇与幻」内核

境,招法环扣,境界空灵,是不可多得的妙品。但导演在打戏中穿插了不少片中人物的对白,意图点化观众,虽说和功夫的结合也算曼妙,但多了说教的意思,总让人内心有些不爽,加上周西宇和查老板的“日月双修”所用笔墨过多,虽是两位俊男组合,但太多的陈述性段落、过于琐碎的细节表述,致使这段与影片整体节奏有些脱节。

### 范伟最惹眼

原本听说范伟和王宝强加盟《道士下山》,还以为电影是一部《三枪》一样的恶搞剧。却不料范伟扮演的还俗入世的崔道宁,成为片中的最亮点。他所经历的人生,他所遇到的世俗,都让小道士何安下以及观众对世事有思考。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一个人只有入世,看透一切,放下一切,才能真正做到不离不弃,不嗔不恨。

剧中王宝强扮演的“小道士”按理也该带给观众很多感触,但王宝强的特质决定了他只能是个“谐星”,再帅的武打动作在他做起来也是搞笑,再一本正经的字字珠玑在他说来也只能当成儿歌。据说杀青的时候,王宝强痛哭流涕,因为他知道将从这个角色中出来了,他舍不得。但要说王宝强和小道士很像的地方,也只有那脸呆萌的笑容,以及在娱乐圈一路走来依然保持的一颗初心。本报记者 张艺